

钱基博论读书

俞晓群

清末民初,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局。反映到文化领域,旧学与新知之间,思潮激荡,奇才辈出。今日看来,以读书方法论,那时有一位杰出人物,很值得我辈铭记,他就是钱基博先生。

钱基博,生于1887年,字子泉,别号潜庐,江苏无锡人。有季生兄弟钱基厚。父亲钱祖晋以儒者为家传,因此约束钱氏子弟,务以朴学敦行为家范。钱基博5岁时,跟随兄长钱基成读书,9岁时读毕《四书》《易经》《毛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氏传》《古文翼》,皆能背诵;10岁跟随伯父钱仲眉学习策论,并且熟读《史记》及“唐宋八大家”文章;13岁精读《资治通鉴》《续通鉴》,圈点七遍。此时社会上,正处在新旧学堂的变革时期,钱基博的父亲认为,新学堂刚刚草创,未有纲纪,“徒长器薄,无裨学问”,所以不许钱基博进入新型学校,坚持在家中闭门读书。

即使在完全自学的情况下,钱基博的才华还是早早显露出来。16岁时,他见到《新民丛报》上,刊登梁启超的文章《中国地理大势论》,自觉不能满意,于是根据自己的认知,撰写一篇4万字长文《中国舆地大势论》。此文受到梁启超赞赏,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分4期连载。但钱基博回忆,由于文中有些观点过于偏激,因此惹怒了于右任,与他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。从此起步,钱基博以学识及文章名扬天下,如他49岁在《自传》中写道:“基博论学,务为浩博无涯矣,论经史,旁涉百家,抉摘利病,发其

闾奥。自谓集部之学,海内罕对。子部钩稽,亦多匡发。而为文初年学《战国策》,喜纵横不拘绳墨。既而读晋文正书,乃泽之以扬马,字矜句炼;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,叙事学陈寿,议论学苏轼,务为抑扬爽朗。所作论说、序跋、碑传、书牋,颇为世所诵称;碑传杂记,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,颇多征见,足备异日鉴戒。论说书牋,明融事理,而益以典雅古道之辞出之,跌宕彰彰。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,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,多缺心发奥之论。”

钱基博此段自述,自负满满,但观其文章成就,字字皆非虚言。以他人评说为据,陶大均读钱基博文章:“駭为龚定庵复生。”曾广钧评价钱基博:“四十岁后,篇题日富,必能开一文派。”张骞读钱基博文章感叹:“大江以北,未见其论!”费树蔚续叹:“岂惟江北,即江南宁夏有第二乎!”李详推赞钱基博文章:“所重足下者,能多读书而下笔则古。……弟自此不敢轻量足下矣!”八十寿翁陈衍称道:“四部之学,以能文为要归。……后贤可畏,独吾子尔!”当然针对钱基博文章的内容,负面言论也是有,如前述与于右任的争论;还有林纾,钱基博作《技击余文补》,又称《武侠丛谈》,补充林纾《技击余闻》。为此与林纾抱怨,后来有人介绍钱基博去北京师范大学任教,因林纾从中作梗,未能成行。

钱基博从事教育事业,起于1913年,当时有人请他到无锡县

立第一小学任教,他在《自传》中写道:“我欣然答应,从此做教书匠,回复我祖父三代老本行。历小学,中学,师范到大学,总算教课没有什么讲不下去。”钱基博穷尽毕生精力,置身于教育事业,曾就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上海光华大学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、浙江大学、湖南师范学院、武昌华中大学、华中师范学院等。再者钱基博所处的时代,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当口,国家危亡,民族危亡,钱基博作为一位教育家,面对那时的情形,有何见教呢?1952年,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我觉得我中国,好比一条四千年的神蛇,现在正在蜕壳,当然周身不脱。他身上组成细胞,哪是老废细胞,跟着壳蜕去以致死亡。哪是新细胞,扩展神蛇的生命,将来发扬威力。这须看我们各个人的努力!苟其一个人,为社会,为历史,向后瞻望,而不仅仅为自己打算,决有前途。”

钱基博著述丰富,阐释读书法,有多部著作需要重视。此文略举三例:

其一是《国学必读》,谈到此书缘起,钱基博引用曾国藩的话说:“书籍之浩浩,著述者之众众,非一人之腹所能容也,要在慎择焉而已。”再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,他写道:“余文质无底,然自记十六岁授书,迄今三十年,所读钜细字本,亡虑三千册。四书五经之外,其中多有四五过者,少亦一再过。提要钩元,靡乃得此。然则此一编也,即以为我中国数千年国学作品

之统计簿也可。”为此《国学必读》分文学通论、国故概论两部分,收录的人物,上起自魏文帝、昭明太子、苏轼,下迄于胡适、胡愈之、郑振铎等。总计录取54家,包括文章80篇,杂记78篇。其中收录自己的文章4篇,以《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》一篇,论说读书方法,最为精辟丰富。文中还提到一些关于读书法的好书,有王筠《教童子读书法》,沈有卿等《经史国文补习科问答》,还有他自己的《国文研究法》等。

其二是《古籍举要》,此书内容,来源于钱基博为从子钱锺汉授课,讲述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的内容,后来收集成书,原名为《后东塾读书记》。钱基博将自己的书房,也称为“后东塾”,题楹联曰:“书非三代两汉不读,未为大雅;文在桐城阳湖之外,别辟一涂。”在《古籍举要》序言中,还记载了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的一段对话。当时正值长夏,钱基博与几个晚辈在院中纳凉,他谈到读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,可以与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配合阅读,前者以端其向,后者以博其趣。说到这里,钱锺书插话说,朱氏的文笔有胜于陈氏,对此钱基博做了一番解释;钱锺书又说,他读朱氏《佩弦斋文》,见到朱氏自诩“人称其经学,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。”钱基博说,这也正是朱氏的学问,较陈氏的高明之处所在。事后钱基博感叹:“闭户讲学,而有子弟能相送难,此亦吾生一乐。”

其三是“钱基博集”中所辑《国文教学丛编》,此为钱基博教

学论文及讲义的总结,其中收入很多好文章。如《国文教授私议》《师范学生宜练习批改文字》《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》《国文科正名私议》等,很值得详读。

钱基博论读书,提倡读写结合,如他在《自传》中写道:“顾基博自谓所著文章,取法于《许书》,缉采敦《萧选》,植骨以扬,马,驶篇似迂,愈,雄厚有余,宁静不足,密于综核,短于疏证。”谈到读写互鉴的心得,钱基博妙论极多,本文略记几段;其一是讲诵与读的区别,钱基博写道:于诗曰诵,于书曰读。诗书可诵,典礼则读而不诵。诵者玩其文辞之美,读者索其义蕴之奥。古人之所谓诵,今人曰读。古人之所谓读,今人曰看。而今日之国文教学者,只言读本,而无看本。譬如两轮之废其只,双足之削其一。进而论看与读的区别:“看之为言望也,有远视茫茫不求甚解之意焉。未若读之为好学深思,阐释其义蕴至于无穷也。”其二是讲文与字的关系,钱基博写道:读书必先识字,须知独体为文,合体为字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有九千余字,而文不过五百个。如日、月为文,两者合体,即为明字。再如日、木为文,两者合体,日在木上为杲,日在木下为杳,日在木中为杳,等等。其三是作文的禁忌,钱基博写道:“世间有五种文字,不可令小学生读,虽美勿取焉者。”哪五种文字呢?钱基博解道:文字有江湖气者不取,文字有海气者不取,文字有客气者不取,文字有名士气者不取,文字有腐头巾气者不取。

笋香一吐,就是半个春天

邝海炎

清明前后,又是吃笋的时节。下了班,我猴急地骑电动车回家吃笋,那怕冒着凉气,那怕一个小时后还要回来加班。

4年前,我从一线城市回到三线城市柳州老家后,发展确有损失,但家里有竹笋之类时鲜,可慰余生也。煮熏59岁那年给友人去信说:“近方措置种得几畦杞菊。若一脚出门,便不能得此物吃,不是小事。奉告老兄,且莫相撻掇。留取闲住在山里咬菜根,与人无相干涉,了却几卷残书……古往今来,多少圣贤豪杰,樞经纶事业不得做,只恁么死了底何限?”表达了“朝政昏乱、无可作为之时,宁愿隐居林下”之意。“杞菊”就是枸杞和菊花,乃隐士之菜,殊非可口之物,朱子若在柳州,当说“近日家乡山笋冒出来了,鲜美可口。若一脚出

门,便不能得此物吃,不是小事”。如此才更有说服力。

笋真是好东西,苏东坡有言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。若要瘦又不俗,还是天肉烧竹。”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得夸张:“笋为蔬中尤物,荔枝为果中尤物,蟹为水族中尤物,酒为饮食中尤物,月为天中尤物,西湖为山水中尤物,词曲为文字中尤物。”朱锡绶《幽梦续影》补得更神:“真嗜笋者气雄,真嗜茶者神清,真嗜笋者骨瘦,真嗜菜根者志远。”烟酒如庙堂江湖,我是不敢踏入;菜根如佛门道观,也恐定力不够;倒是茶笋如儒林文苑,不妨添玩味、生死以之。

笋要怎么吃呢?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提到一种极致吃法:“夏初林笋盛

时,扫叶就竹边煨熟,其味甚鲜,名曰傍林鲜。”此名是波俏,但在在我看来,最好的吃法还是酸菜油渣焖小笋,猪油被吸进笋管,动物之油腻与蔬菜之清雅发生中和,嚼来淳朴鲜美,且有敲骨吸髓之妙,再加红辣椒在嘴上“开堂会”,酸辣爽利,也就“倍儿爽”了!我回家饱餐完,急忙骑着电动车回单位,笋香在肚里回荡,突然打个饱嗝,就仿佛绣口吐出了半个春天。

笋儿鲜美,扯笋则让人知忧勤。笋在我心里也有类似分量,小时候,母亲跟村里人结伴去远山扯笋,天乌麻黑就起床,三五成群,且走且聊,兴致勃勃,上山即如撒网般散去,但总不离太远,保持可以聊天的距离,实在远了就招呼一声,快天黑则集结同伴,笋多的帮笋少的再补点儿,然后一伙人满载而归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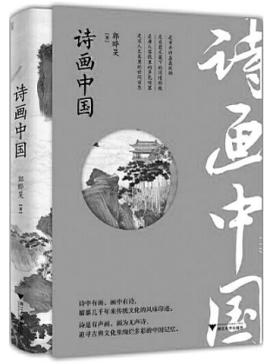
像《诗经·采芣》所述: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掇之。”

第二天邻居们来帮忙剥笋,也是一乐。孩子或拿笋衣做宝塔,或拿笋衣做喇叭,流着鼻涕叭叭喳喳吹个不停。前年,我去幼儿园接女儿时,见她们在剥笋玩,霎时有了时光穿越之感。少年剥笋,一派天趣,如小鸟啄虫,杀机亦生,每一小嘴都能啄出春天;青年剥笋,讲究功效,如孙二娘开店,生肌即杀机,讲什么都是饕餮大餐,哪怕人肉包子,亦如夏天般盛大;中年剥笋,始有禅味,静则如听秋蝉,动则如武二郎卖烧饼,卖不卖得另说,反正家尚可;老年剥笋,终入道心,功名如过眼云烟,吃什么都只剩回忆,真如庄生梦蝶,不知这辈子是我在剥笋,还是笋在剥我。

诗画里的历史记忆

曲宏

提示 诗是无形画,画为有形诗。郭晔旻的《诗画中国》一书,以今天的话语方式和现代视角,在诗画中呈现历史人物、历史故事,博观约取,透过诗画的一言一语、一笔一墨,梳理出我国几千年来衣、食、行、精神追求等文化记忆,挖掘在历史文化传承中今天仍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和思想内涵,诗意地呈现了中国的文明根系。



古典诗歌与中国画虽分属语言和造型,但两者紧密相连,经过漫长历史长河的洗礼,成为根系传统文化的姊妹艺术。《诗画中国》撷取了浩瀚历史大海中闪耀的星辉,由点及面地铺陈过去岁月月中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风俗。从《清明上河图》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《簪花仕女图》这几件国宝级的书画作品中,我们既看到了宋代芸芸众生的活动日常、文人士大夫的宴会情景,又看到了唐朝女士对时尚的追求。作者选取各个朝代大量的画作作为书中插图,疏朗有致的编排方式给人以轻松愉悦的感受,而且画作与解读文字相互辉映,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历史真实情况,文图对照,互为表里。

这本书不但用闲情雅致串联起历史上的画作,还用分门别类法梳理出诗歌的脉络。在篇章安排上,依据所写内容,将其分为市井、饮食、服饰、旅行、劝学等主题,在每个主题中再依托朝代的先后排列,不但彰显了古典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内涵,而且便于独立又系统地了解每个主题。在旅游这种休闲方式上,作者将这一文化现象追溯到先秦时期,如《诗经·论语》中都有描述;到魏晋时,旅游之风大开,促成了山水诗之兴盛;而唐朝旅游活动更是繁盛,今天著名的山川名胜,都有唐人的诗篇赞美;宋人的旅行中出现了更富哲理的游记;明朝中叶后,“旅游日盛,游人日多”,出现了地理学著作;清代旅游者则拓

宽视野,“是游也者,男子生而欲得……”直白地表达了清代人对旅游的推崇。

因以“中国”冠名,本书自然格局大、视野宽。不同于专门写诗、作画,或写历史题材,本书选取的名画名诗,注意朝代分布相对均匀,没有哪个朝代是重头戏。实际上,通过各个朝代呈现出历史的纵深和整体面貌。同时,注意将每个主题与诗画结合得浑然一体,对作品反映的人物、事件、风景、事物,进行了“现代化”处理,形成以今天的欣赏眼光看得见、看得懂的历史,这并非易事。传统诗画都是距今动辄几百年、几千年,要寻得宝物并为我所用,必须经过勘探、挖掘、淬炼、提取、加工等若干过程。作者参考40多篇当代文化学者关于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,可谓工程浩大,复活诗画中历史的功力可见一斑。

书中注重化解古诗古画的欣赏障碍,使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便于理解与消化,因而“费解”的程度始终维持在“低饱和度”。书中更多以亲近的语言风格,对诗画的解读深入浅出,使每个主题呈现的都是一种富于质感的轻松体验,读此书仿佛是一次温馨的诗画旅行。

画因诗存,诗因画传。作者把诗画放在一起,传达了一种清新淡雅、真挚平和的情感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文人雅士如群星,中国画与诗歌琳琅满目,不可计数,作者在选取诗画时,特意选取

了与诗画特质相统一的作品,形成了全书内在风格与情感的统一。即使如出猎图、出警图那样的画作,实际上也是偏向生活类的,与全书整体并不相悖。

美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要素。作者用富有意境美的诗画呈现历史,让读者沉浸在传统审美学的历史遐想中。在介绍古代中国人服饰这一主题时,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服饰颜色。读者阅读时,那些亮丽或清淡的长袍、飘飞的衣角带着古风古韵扑面而来。如白居易的“朱紫尽公侯”,让人了解到在唐朝是以朱紫为贵的,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感叹琵琶女的悲吟时也是在自述被贬后的身份卑微;周昉笔下的仕女穿着绣有卷云纹的长裙,色彩柔丽地表现了盛世女装,在拂去岁月灰尘时仍是风采脱俗。这些无不体现着作者的美学追求。

作者借助历史人物和场景共同建构了一个动感十足的历史时空。《诗画中国》描摹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风味印迹,追寻古典文化里绚烂多彩的中国记忆。这段历史里有赤壁之战前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的曹操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晋人陶渊明,有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李白,也有宋朝老城汴京的市井众生相,明清时期南稻北麦的格局,这精心设计的人物与场景,有山、有水、有日常、有休闲,这些历史在书中穿越千年清晰再现,似远似近,洒脱又自然,美妙又亲切。

虽然主题不多,但书中涉及人物、事物众多,可谓是一本诗画版的百科全书,立体化还原了历史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作者不时用详细的数字来具象化主题,如《清明上河图》全画共有人物684人,牲畜96头,房屋122间,树木174棵,船25艘,车15辆,桥8座。这些数字说明开封当年的繁荣程度;在流传下来的诗文中统计中,文人与酒有关的,陶渊明现存174篇作品中,有56篇写到饮酒,约占40%;杜甫诗文1400多篇,说到饮酒的有300多篇,约占21%;诗仙李白的反而只占16%,白居易的却占到1/4。这些具体又清晰的数字不但考据认真,而且说明有力。

任何文明都在努力采用各种方式记忆自己的历史。本书面对浩瀚的中国历史,用诗画来记忆历史最有意义的横断面,聚焦社会场景、生活与服饰、日常娱乐、修身旅游,让更多与历史相隔几千年、几百年的当代人去了解那个时代的和平与宁静,赏析古代生活的舒适与美好。本书秉持积极的历史观,与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相契合,采用贴近当下读者审美需求的方式解读诗画中的传统文化,在人们印象中的“高冷”“艰涩”与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。在这本书里,历史、诗歌、绘画三者作为统一的整体,更显现其诗画的历史价值、文学价值、美学价值,慢慢浸润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。

■ 聊书

静静地读,就好

丁春凌

静静地站在树下,听枝条柔软伸展的声音。天暖了,而除了等待放叶,你还可以在书里静候花开,在枯荣更替中,看尽岁月如流。

■ 《无法直面的人生》

鲁迅是一个谁都能说上几句,又很少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的人。这本书是修订版。最早的版本在市面上绝迹太久,1992年印的“孔网”上的旧书已经贵到令人咋舌,现在如果谁手里有,大多也是复印本。《无法直面的人生》不是那种从小写到老、事无巨细式的传记,而是力图回到“鲁迅本身”,它有两个面向。

一个是从心理结构的角度去解读鲁迅,另一个是从鲁迅的思想困境说开去。还有一点是,你要读这本鲁迅传,首先还得穿透作者王晓明本人才行。因为王晓明写鲁迅传时,带入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困境。他以鲁迅三次努力抵抗自己的“鬼气”和“绝望”为主线,把鲁迅思想气质中的怀疑、矛盾、阴郁乃至黑暗刻画得深入骨髓。其间,你可以感受到鲁迅那难以名状的内心痛苦和深邃目光。

为什么今天还要读鲁迅?正如本书作者王晓明所说:“他在诗意的创造上,自是明显高过了几乎全部的同时代人,就是在思想上,在对那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体认上,他也比无数的同时代人,明显高出了许多。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感叹:他怎么能看得这么透?他的很多想法,怎么跟其他人这么不一样?不可理解啊!”

■ 《笈墨记》

对于收藏,我一窍不通,但是,方继孝淘到的一些名人手迹,挺有意思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方继孝已经开始游走在北京潘家园、月坛等地的古董摊和旧书摊,一来二去的,和不少旧书贩混熟了。一开始,他收藏邮票。当时,方继孝在月坛附近的一所学校当语文老师,闲时就常去附近转——“淘金”。

在这本书里,方继孝讲了25个故事,都是他在收藏名人手迹的过程中亲历的事儿,包括陈独秀、启功、钱穆、陈寅恪、王世襄、巴金、茅盾、冰心、老舍,甚至还有曲艺界的侯宝林、郭全宝等人的手稿、信件、填写的表格等。这些书札、文件、档案当时都当废纸,论斤卖。

书里有不少奇遇。一次,方继孝在月坛市场买了一袋旧信封,其中有冰心的亲笔信和在人名当时的院长曹禺的亲笔信,还有《红日》的作者吴强、《红旗谱》的作者梁斌、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等一大批作家的亲笔书信,每封信里都附有一张简历表。在潘家园,方继孝还淘到了茅盾用毛笔写的《鼓吹续集》的后记,还有巴金亲笔写的《新声集》的序等藏品……

书中不乏这类偶得。

听说,方继孝已经把1919年至当代文学中绝大多数,哪怕是很少众作家的手迹都找到了。

这个事儿,没有历史眼光和文化知识的积累,还真是不做不来。

■ 《正午之魔》

这本书一直是我想看的,说抑郁症的。之前出版过,绝版了很多年。我手里这本,是新版的。关于抑郁症的书,我看过几本,比如研究抑郁症历史的《从犯愁到解愁》,还有作者本身就是抑郁症患者的,如左灯的《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》。

看过这样的几本书后,个人感觉:活着,经常会有无力的时刻,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,离抑郁就不远了。

《正午之魔》的作者安德鲁·所罗门,同样也是抑郁症患者,他写的和左灯有像的地方,都写自己得了抑郁症,最终是否能走出来。不同的是,安德鲁·所罗门不光写了自己,他还写了别人的抑郁,再然后,是别人不同的抑郁。

看看吧,有病对症,没病“升井”。

